

胶东风物

榛杏 接杏 “红盖儿”

王东超

杏是中国原产，已有近3000年的栽培历史，《夏小正》：“四月，囿有见杏。”作为土著植物，又能提供重要的果品供应，杏已深深融入到古代文化生活中。

“杏坛”相传为孔子聚徒授业讲学处。《庄子·渔父》：“孔子游乎缙帷之林，休坐乎杏坛之上。弟子读书，孔子弦歌鼓琴。”后人因庄子寓言，在曲阜孔庙大成殿前，为之筑坛、建亭、书碑、植杏。不过，孔子他老人家可能根本没见过杏

二

唐代科举放榜多在二月，时值杏花盛开，故杏花又称“及第花”。唐孟郊《登科后》：“春风得意马蹄疾，一日看尽长安花。”杏花，他大概没少看。“杏园”故址在西安市郊大雁塔南，为唐代新科进士赐宴之地。所以“杏园宴”指帝王恩赐新科进士的宴会；“杏园客”借指进士；“杏园路”指登进士及第的历程。

杜牧《清明》：“借问酒家何处有，牧童遥指杏花村。”后因以“杏花村”泛指卖酒处。汾酒干脆自名为“山西杏花村汾酒”。“杏花天”指杏花开放时节，亦指春天。《清平山堂话本·西湖三塔记》：“金勒马嘶芳草地，玉楼人醉杏花天。”“杏花雨”谓清明时节所降之雨。南宋志南和尚《绝句》：“沾衣欲湿杏花雨，吹面不寒杨柳风。”

三

杏广泛分布于黄河中下游，胶东低山丘陵地区，土壤多为花岗岩和片麻岩风化而成的粗沙土和沙砾土，最为适宜杏树生长。“雪打高山霜打洼地”，杏开花较早，易遭受晚霜冻害，所以杏树不能种在谷底和山顶，种在背风向阳的半山腰最好。

在黄县南部山区，杏是很重要的果树。康熙版《黄县志》：“杏有麦黄、接、榛三种。”“麦黄”即麦黄杏，成熟较早，通常在小麦收获前后成熟采收，故名麦黄杏。果皮淡黄色，阳面稍有红晕，果肉色呈米黄，肉质略粗，汁水不是太多，味甜酸，多离核，苦仁。

“接”即接杏，现在黄县已经没有这个品种了。山东商河倒有接杏这个品种。何以名“接杏”？有

人说是通过嫁接才能结杏，我觉得这解释不通。查阅了商河大接杏的资料，这种杏树势弱，以花束状果枝结果为主，黄县话形容杏树结果多会说“这树真爱结”，可能果枝上结的杏多，前人觉得它“爱接”，就叫“接杏”了。

“榛”是榛杏。黄县人称甜仁杏为“榛杏”，甜仁为“榛仁儿”，是因为它的种仁味如榛子，这样也避免与扁桃的名字弄混。

民国版《黄县志》认为杏在黄县“繁殖最广”：“品类有脆杏、麦黄红、江白、观音脸等。”“脆(zhūn)杏”即榛杏。因为很多人不知道榛杏应写作“榛”，所以发音也有些混乱。“麦黄红”即麦黄杏、麦红杏，麦红杏虽然没吃过，但想来就是比麦黄杏红一点而已。“江白”遍查不着，有可能是“香白杏”读讹音了？山东乐陵倒有一种香白杏，果色果肉都是绿白色，是杏子中的“小白脸”。“观音脸”也是没听说过，上网一查，青岛有“观音脸”，本以为是白杏一类，谁知

里也没有榛。他删定的《诗经》里有桃、李、梅、木瓜、枣、甘棠等水果，甚至连猕猴桃(苙楚)都有，就是没有杏。

《夏小正》为托古之作，应为战国至汉之间的作品。庄子为战国人，他显然见过杏子，故作此寓言。现代分子植物学研究证明，伊犁河谷野杏是栽培杏的原生起源种群，后来沿丝绸之路向东西方传播。《诗经》那年代，杏还在东来的路上。柰(中国苹果的总称)也是沿相同路径传过来的，所以《诗经》

“杏花春雨”指初春杏花遍地、细雨润泽的景象。元虞集《风入松》词：“为报先生归也，杏花春雨江南。”其他与杏有关的诗句也很多。北宋宋祁《玉楼春》词：“绿杨烟外晓寒轻，红杏枝头春意闹。”陆游《临安春雨初霁》：“小楼一夜听春雨，深巷明朝卖杏花。”南宋叶绍翁《游园不值》：“满园春色关不住，一枝红杏出墙来。”都是脍炙人口的千古名句。

梅是我国所有杏属的7个种(余为杏、山杏、紫杏、藏杏、洪平杏、东北杏)之一，多分布在秦岭、淮河一线以南，故有“南梅北杏”之说。梅与杏亲缘关系很近，长得也很相像，青杏甚至还可加工成杏青梅和杏话梅。但是在中国的文化 and 审美里，杏与梅的际遇却是截然不同的。

“小梅清瘦杏花肥”(宋陈造《再次韵赵帅见寄三首其一》)，“梅瘦杏肥”在古人那里成了固定意象。在文人墨客那里，梅是清逸的，“疏影横斜水清浅，暗香浮动月黄昏”(宋林逋《山园小梅》二首其一)；梅是高洁的，剪雪裁冰，一身傲骨。而相较于梅的清幽，杏因为明艳热烈的颜色，而被人看成不甘寂寞的、爱热闹的植物，所以才有“红杏枝头春意闹”；杏也是生命力旺盛的，所以才会“一枝红杏出墙来”。也正因此，梅雅杏俗，似成定论。

其实杏也是北方重要的观赏树种。同学小院外面是一片杏林，有一回去喝酒，正赶上清明时节雨纷纷，被雨水濡湿的老杏枝干苍黑如铁，夭矫如龙，远远看去，粉瓣虬枝，与赏梅何异，奈何以雅俗别之？

找到照片一看，红彤彤的，明显属红杏品种群。谁家的观音脸这么红？后来一想，大概是青岛的主栽品种大红杏，别名“关爷脸杏”，传来传去，给写成“观音脸”了。

还有几种杏子，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黄县南部山区常见的。一种是“小草杏”，个头很小肉很薄，如果熟透了还是可以一吃的。

“红盖儿”是主产于黄县、蓬莱南部山区的杏种，果实个头不大，近圆形。果肉橘红色，肉质较硬而细，纤维较多，充分成熟后稍绵，汁水不太多，味甜稍酸。“红盖儿”一直种到现在。

“拳杏”是从招远传来的品种。元王祜《农书》：“余尝见北方有一种杏，甚佳，赤色，大而稍扁，谓之‘肉杏’，又谓之‘金刚拳’，言其大也。”拳杏的命名可能与此有关。拳杏的个头大，果皮绿黄色，果肉浅黄色，果肉韧性强。

“荷包榛”原产掖县、招远一带。个儿大，看上去像个荷包，故名。黄县人给鸡盹叫“鸡荷包”，民国县志所说“脆杏”，可能也有此考量。果肉橙黄色，肉质硬脆，纤维少，汁多，味酸甜。半离核，榛仁儿。“荷包榛”是我最喜欢的杏子，特别是树熟的“荷包榛”，劈开后窠窝里会汪着一湾儿水，可以啜吸。味道酸甜中带着一种特有的芳香。“平顶榛”也是黄县及蓬莱山区主栽品种之一。

四

杏成熟期早，可以调节初夏市场对鲜果的需求。其果肉多汁，鲜香糯软，酸甜适口，含有丰富的营养物质和多种维生素。杏可以加工制成杏干、杏脯、杏酱、杏醋、杏酒、杏罐头、青红丝等。杏也是青梅的原料之一。这些年，因为深加工跟不上，而杏又不耐久储，导致价格一跌再跌，黄县南部山区很多上百年的老杏树都砍了，这是很让人痛心的事。

杏仁含脂肪、蛋白质、碳水化合物，同时含磷、钙、铁、钾等人体不可缺少的微量元素，可以加工制成椒盐杏仁、杏仁茶、杏仁糖、杏仁乳、杏仁豆腐、杏仁霜等。杏仁入药，有润肺定喘、生津止渴的功效；杏仁入药，可降气化痰，止咳平喘，润肠通便。杏叶、杏枝、杏花、杏树皮、杏树根等也可入药。

俗话说，“桃养人，杏伤人，李子树下抬死人”，这可能与杏口感多偏酸有关？唐慎微《证论本草》：“(杏)味酸，不可多食，伤筋骨。”我对此是持怀疑态度的，我从小杏子没少吃，也没感觉伤在哪里。黄县人还常说，“宁吃鲜桃一口，不吃烂杏一筐”，这代表一种生活品质，还是一种取舍？这里的“烂”应该是腐烂的意思，如果指软烂的话，那肯定是“烂杏”更好吃。

杏不仅可以“春雨江南”，也可以“大漠荒沙”，其喜阳光，抗寒、抗旱、耐瘠薄，是植树造林、绿化荒山、阻止荒漠化的先锋树种。“桃三杏四梨五年”，用不了几年就可以结果了。杏不光可以吃，杏木坚硬，纹理细致，色泽乌红，是制家具和雕刻艺术品的原料。“揣摩之，色红紫”，属于越盘越油润的那种。

五

我们老家杏树很多，所以杏在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存在感很强。“花褪残红青杏小”，小青杏长得太密，有时需要“间”一下。小青杏的酸味最正，还有一种青涩的味道，让人记忆深刻。至今一看到“青涩年华”“青涩少年”“青涩初恋”之类的词语，我都会想到小青杏。吃不了的小青杏可以腌着吃，主打的是不浪费，而且是很

有季节感的一道小咸菜。等杏核儿变硬的时候，青杏的酸度达到了顶峰，想一想牙就要倒了，效果不次于“望梅止渴”。杏子分“离核儿”和“黏核儿”两种，前者熟透后核儿与果肉自然分离，后者核儿和果肉黏连。榛杏是最受欢迎的，吃完杏子砸杏核儿，这是双倍的幸福。苦杏仁儿据说可以打虫儿，所以我们偶尔也吃几个。不过苦杏仁儿里含苦杏仁苷，水解生成能释放出氢氰酸致人中毒。

杏核儿收集起来，留着“打核儿”“吹核儿”。在地上弄个凹坑，参与者按约定数放杏核儿进去，然后“将军宝”决定次序，用桃核儿击打使之飞出，出坑即为赢者所有，是谓“打核儿”。“吹核儿”改击打为用嘴吹，我小时候气脉大，轮到我了，基本上就是“一扫光”。

每年冬天的时候我们家要做“豆豉”，是汤汤水水那种，里面要加入切好的萝卜片和杏仁。杏仁用的是苦杏仁(因为榛杏仁早都吃了)，放水里泡两天，用开水一煮，再放凉水里一浸，基本就没什么毒性了。后来为了图省事，直接买杏仁罐头就可以了。

每年冬天的时候我们家要做“豆豉”，是汤汤水水那种，里面要加入切好的萝卜片和杏仁。杏仁用的是苦杏仁(因为榛杏仁早都吃了)，放水里泡两天，用开水一煮，再放凉水里一浸，基本就没什么毒性了。后来为了图省事，直接买杏仁罐头就可以了。

每年冬天的时候我们家要做“豆豉”，是汤汤水水那种，里面要加入切好的萝卜片和杏仁。杏仁用的是苦杏仁(因为榛杏仁早都吃了)，放水里泡两天，用开水一煮，再放凉水里一浸，基本就没什么毒性了。后来为了图省事，直接买杏仁罐头就可以了。

